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從白 金國來的 艾素丹

著 夫耶巴巴克·B

譯 蕪 叢 韋

前記

從白金國來的艾素丹 (Aisolan From the Land of White Gold) 這本小說的作者白狄·克巴巴耶夫 (Bendi Kerbabayev) 屬於老一輩的土庫曼作家。他是詩人，小說家，兼劇作家，他是把小說和戲劇介紹到土庫曼文學中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位。克巴巴耶夫的一切作品對於人生都有一種直接的意義，並且和他的民族的命運密切地聯系着。

克巴巴耶夫在真理報上論述蘇聯政府決定要開闢土庫曼大運河，這在土庫曼尼亞引起那般的歡樂，他說道：

「輝煌的土庫曼斯坦是歡樂的。每戶人家，每個人心，都是快樂的。」

「我們今天用深沉宏大的聲音說話，向全世界宣佈道：一個民族的多年的夢想變成現實了，它所懷抱的希望和志願正在實現着。」

「土庫曼大運河……一條穿過卡拉—康姆沙漠的心臟的寬寬的青青的地帶，一

條一千一百公里長的文明綠洲，在兩旁伸出蛛網遍佈的灌溉渠。一百三十萬公頃的可耕地，新的棉地、稻田、麥地、葡萄園、牧場、森林、果園、成百萬的牲口，在運河區內的牧地上喫草，這裏多少世紀以來本都是不毛的死氣沉沉的沙漠呀！堤壩、水力站、水管線、把阿姆—達里亞河的水送到西部土庫曼斯坦的一些工業中心去！輪船順着運河航行着！這一切並不復是詩人的夢想，不復是對於遙遠的未來所作的抽象推測，而是一種工作計劃，斯大林的計劃，指定給今日和明日作的一種具體工作呀。

土庫曼尼亞是一個遍佈大山和沙漠的國度。在面積上，它比義大利，不列顛，和比利時合在一起還大。但是它的領土的大部分都被卡拉—庫姆沙漠佔去了。好多少世紀以來，土庫曼人民都夢想着能有一個時期，沙漠的優勢和悶人的炎熱，沙漠暴風和熱風，會告一結束。好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夢想着荒野中的閃耀的河流，花園，一種神話上的福地。許多代人所懷抱的夢想開始在蘇維埃土庫曼斯坦具有一種定形了。在最初幾年的蘇維埃政權下，灌溉工作已經開始了，在幾千公頃的土地上從事耕種，大抵是種棉花。關於這點，白狄·克巴巴耶夫曾在他的乾燥的嘴唇（Parched）

白金(White Gold)，和阿姆達里亞河(Amu-Darya)各詩中敘述了。阿姆達里亞河是他的頂流行的詩篇，詩人在該詩中吐出他的鑒決的信心，人要控制這條東汜西瀾的河，並迫使自然服役人的時期不遠了。「流沙會嚐到水味，青草會鋪遍荒野。」

而且確實，在幾年之內，等土庫曼大運河開闢完成的時候，阿姆達里亞河的活命的水要向西流，穿過裏海低地的流沙，於是幾百萬公頃的現在的沙漠地便會復蘇而且變得肥沃了。

改變自然乃是克巴巴耶夫的劇本上湧(Uparris)的主題，他在十五年以前寫的。該書敘述將荒地變成良田的許多灌溉運河之一的開闢情形。

這位土庫曼老作家同時又是一個著名的公衆人物。以前在內戰時期，他在橫貫裏海前線作戰。等蘇維埃政權在土庫曼尼亞建立了的時候，克巴巴耶夫被推作他故鄉秋景縣(Tejen district)的縣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他以這種身分，對於促進公共教育，大有貢獻。在此後一些年他參加創辦一些報紙雜誌以及圖書出版社。現在他是土庫曼共和國出席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兼蘇聯和平委員會委員。

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長篇小說決定的步驟（The Decisive Step），在一九四八年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作者認為這本書是提醒在蘇維埃時代中土庫曼斯坦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重大事件的一部大史詩的第一冊。

過去和現在的土庫曼婦女生活是在克巴巴耶夫的著作中十分詳細處理的一個題目。在他的第一篇長詩女人的命運（Woman's Destiny, 1927）以及在他的第二篇長詩奴役的女人（Woman Enslaved）中，作者繪出一幅革命前的土庫曼婦女的難堪的被蹂躪的生活的寫實派的圖畫。詩人以深沉的情緒描寫蘇維埃制度的偉大成就，這制度使男女平等，並造出一切條件使婦女的能力和才情得以自由發展。

艾娜（Aina）是作者在愛國戰爭期間用詩體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其中女主人公是一個土庫曼拖拉機女司機，她往前線去作戰地看護，作出了一些勇敢事蹟。在克巴巴耶夫的新長篇小說從白金國來的艾素丹中，作者表現了土庫曼婦女的更進一步的進步。

克巴巴耶夫是一個學識淵博精力充沛的人，他在使他的民族熟悉古典和現代俄羅斯文學以及幾個外國作家的作品上，大有貢獻。他翻譯高爾基、普希金、列夫·

托爾斯泰、阿萊塞、托爾斯泰，和蕭洛霍夫。『這些作家，』克巴巴耶夫說道，『乃是我的老師。』

以上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份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關於從白金國來的艾素丹的作者克巴巴耶夫的介紹。本人亦即根據本期月刊將本書譯出的。

本書是以土庫曼共和國的一個集體農場的農作隊女隊長艾素丹和其青團書記兼管水人畢劍奇的戀愛故事為中心，而展開的一幅關於新興的土庫曼農業——棉花——及從事這種農業的男男女女的新生活的畫圖。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在裏海東岸，南界伊朗和阿富汗，境內盡係大山沙漠，發源帕米爾高原的常常氾濫成災的阿姆達里亞河斜貫本共和國東北邊境，北注於鹹海。人民先前大抵過着遊牧生活，婦女戴面罩 (yashmak)，日常起居祇限於蓬車 (kilikci) 和蓬外烘爐 (tandir) 之間。

在蘇維埃政權下，實行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男女平等，組織集體勞動生活，發展水利，振興農業，尤其提倡植棉，使該國為蘇聯主要棉產區之一，對於

國計民生，裨益極大。

目前正在開闢的土庫曼大運河乃引阿姆達里亞河水橫貫全境，西注裏海，並在大運河南北兩岸，廣開支渠，可灌溉數千萬畝可耕地，這樣便奠定了土庫曼斯坦經濟建設的基礎。

艾素丹和她的一隊姑娘們在她們的那段九公頃（即一百三十五市畝）棉地裏辛勤工作，多方研究，終於得到棉花極大收穫，而且品質極優，使艾素丹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頭銜，名聞遐邇。當蘇聯和平大會要舉行的時候，她被選為土庫曼共和國出席大會的代表之一。一個書地中學畢業的鄉下姑娘乘飛機到莫斯科開會，簡直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樣。足見蘇聯對於加盟各國勞動人民的重視與鼓勵。

「在（魯安弗織造廠）的成貨廠裏，艾素丹被介紹給一個高高的年老的女人，她送給這位貴賓一塊彩色的棉織品，閃射着彩虹的一切顏色。」

「這是從你們的棉花織造出來的呀，親愛的艾素丹！」她說道。「再多給我們一些你們的白金，我們便要使我們偉大國家的全體人民都穿得金光燦爛了！」艾素丹從蘇聯和平大會歸來，在向吉阿勒德集體農場全體同仁作報告的時候，

說道：

「假使我們想驅散那些籠罩世界的黑沉沉的雷雲，」艾素丹說道，「假使我們想戰爭的大火永遠不再燃着我們的和平的田野，假使我們愛和平的生活，假使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工作，愛我們的孩子，母親，和父親——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力量幫忙加強蘇聯的力量。我們要在我們的田地裏生產寶貴的白金。棉花呀！

「棉花不僅是給我們作衣服，它是我們的食物，又是我們的武器呀。棉花是快樂的源泉，一種和平的繁榮的生活的保障呀。……」

在棉花開放，艾素丹同她的一隊姑娘趕摘棉花的時候，她唱道：

「多美的人生啊！我的靈魂顫震，

像生翅的鳥雀一般，洋溢歡情。

慈惠的大地像秋天溫暖，光明，

產生出無數的燦爛的金銀。

我的心中啊充滿了驕傲和歡欣，

來呀，畢劍奇，來看我的棉花收成。」

這是蘇維埃現實的浪漫主義呀，不是麼？

共青圖書記畢劍奇終日持鏟查水，極其辛勤，並發動共青團員爲牧畜場義務掘井，露宿沙灘，表現崇高的勞動精神。

本書以艾素丹和畢劍奇的戀愛起頭，並以他們的結婚結束，其間經過種種的誤會波折，寫得娓娓動人。尤其是關於從土庫曼風俗初解放出來的青年男女的戀愛的複雜情緒與顧忌，描寫得十分細膩，其情景頗有些和我國演變中的農村相似。

吉阿勒德集體農場主席安納克的盡忠職務，汽車司機保伏的滑稽憨直，三個老太婆——艾素丹的母親娜素丹，畢劍奇的母親綺倫，和畢劍奇的假想情敵牧畜場長沙薩克的母親尼亞綏綺茂——的老太婆經，均刻畫得十分美妙。

在婚禮上，黨部書記查理向來賓說道：

「……我們快樂，因爲今天我們國家的每個牧人都是土地的主人。因爲土地，水，和空氣，全都聽我們使用。幸福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就是因此，艾素丹和畢劍奇今天才這麼快樂，而且會永遠快樂。他們知道這點。我們也知道這點。蘇維埃的男女是幸福自由的！而且他們作成幸福自由的結合。他們在建立密切團結的，平

間的，幸福的家庭。我知道艾素丹和畢劍奇的生活會是友愛的，密切團結的，和快樂的。今天我要舉起我的頭一杯酒恭祝那位賜給我們這種幸福生活的人，那位教導我們彼此相敬相愛的人——恭祝我們的父親兼導師，我們所愛戴的斯大林健康！」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幾無記於上海。

第一章

現在是八月的下半月，天氣是酷熱的。

太陽向西方偏去，但是它的斜斜的光線仍然射出一種耀眼的光輝，照着棉地的無邊的廣袤。在濃密的綠葉之中，到處都是絨毛的白片，發着銀色，在太陽的絛光中閃耀着。

藍蔚的天空清靜無雲。一陣微微的和風在靜穆的水晶似的水晶似的明淨的空中飄蕩着，那些重重的圓球在棉花顆子的柔軟的細枝上輕輕地搖擺着，發出一種幾乎聽不出來的沙沙響聲。那些矮叢是那般濃密地纏結着，在它們的綠蓋下面，幾乎無法穿入。集體農場農民們在棉地裏三三兩兩成羣地忙着。話聲和響亮的笑聲可以聽得出來。桑樹成行地長在灌溉渠的上面，更靠近村莊——是一些杏樹。一些百靈鳥使大嗓子唱歌。「啾——啾，啾——啾——啾——」它們顫聲唱着，高興它們週圍的世界是那般美麗。而且彷彿好像乃是棉花圓球一面在柔軟的莖上點着頭，一面唱歌似的。

管水人肩上架着一把鍤子，順着灌溉渠的堤上走去，他的歌聲響徹了棉地：

朗朗呀令人耳癢，您的鈴鐺叮噠，

您的笑容把冬天變成春天模樣；

您給我飛一個媚眼吧，可愛的姑娘……

忽然歌聲停住了。一個姑娘正在棉花矮叢下鋤土，出乎意外地直起腰來，使她的臉同那個唱歌走過的管水人的臉一平了。

管水人站住了，從肩上舉起鍤子，插在土裏。他兩眼下垂，抓著光滑的鍤把，低聲說道：

「艾素丹。……」

艾素丹看着管水人。他的頭上包着一條手巾，他的藍襯衫在喉頭敞着，兩隻袖子捲到肘節上頭。胸脯強壯，頭頸有勁，兩膀和臉孔都在太陽光下晒成金黃色了。他的灰褲子捲到膝頭。他的赤腳陷進灌溉渠的軟堤裏，濕沙在他的腳趾間滴流着。管水人躲避着艾素丹的眼色，她從他避着臉的樣子上，並從那使他的面頰急動的幾乎忍不住的快樂笑容上，看出他的忸怩了。這使她有勇氣了。艾素丹忽然覺

得快樂高興極了，她自己並不知道她要怎樣——究竟是要更加使管水人難爲情呢，還是要解除他那使他結舌的羞怯。艾素丹說道：

「你爲什麼忽然之間住口不唱了呢，畢劍奇？」

畢劍奇抬起眼來，直睜着艾素丹的面龐。

艾素丹的兩隻黑眉毛像鳥雀翅膀一般展開了。太陽在她的暗色的大睜的眼睛裏惡作劇地戲弄着。她的柔唇微笑了，她的牙齒閃爍着，好像一整行小小的白珠子一般。誰能說艾素丹生得美貌呢？但是當她那樣微笑着，兩個酒窩吻着她的面頰的時候，畢劍奇便以爲她是世界上頂甜蜜，頂美麗，而且頂值得崇拜的姑娘了。畢劍奇是一個活潑歡樂的小伙子，他同別的姑娘們在一塊從來不害羞的。單祇是在艾素丹面前，使得他羞怯，自覺受窘，制止了來到嘴邊的笑話，而且使他覺得又笨又拙。時常在她的面前，他起了一種突然的畏心，惟恐說出了任何鹵莽的不合適的話來。剛才他努力要想起他所唱的歌，但是想不起來了。畢劍奇覺得比平常更加迷亂了。假使那是一個傻氣的無禮的歌曲，怎麼辦呢？他完全失措了，沉默地抓住鏟把子。

艾素丹再度問他道：

「你爲什麼不唱了呢，畢劍奇？」

畢劍奇不知如何說好，便喃喃道：

「哦，就像那樣的。……」

但是艾素丹卻是推不開的。

「你是什麼意思呢——就像那樣的？」

畢劍奇的腦子到這時候是在一陣紛亂中，他漠然地瞅着她。

「我原來是在唱歌麼？」

「難道你不是的麼？」

「怎麼，是的，就像那樣的——一路走去，對自己哼着。」

「我的意思就是說那回事呀。」

「說什麼事？」

艾素丹微笑了。

「那個歌說什麼鈴鐺呀？」朗朗呀令八耳癢，您的鈴鐺叮瑤。」

「哦，是的，鈴鐺叮瑤——大聲叮瑤。……」

「是什麼鈴鐺呢？」

「什麼鈴鐺？」畢劍奇迷亂地把臉轉開。他的眼色偶然碰到了棉花圓球。「那些東西呀，」他指着道。「棉花鈴鐺呀！」

艾素丹大笑了。

「哦！你說的多麼滑稽，畢劍奇！棉花怎麼能有鈴鐺呢？」

不過，畢劍奇已經恢復鎮靜了。他的懼心消逝了，他說道：

「你且看一看，艾素丹——這些東西不是鈴鐺麼？看，每個矮叢都像一個盛妝的新娘樣！」

畢劍奇的比喻使艾素丹高興了。她密切地觀察着絢爛的矮叢，於是沉默了幾分鐘之後，她便說道：

「你形容得好呀，畢劍奇。不過假使你的歌是關於棉花類子的，為什麼有像這樣的語呢？「您的笑容把冬天變成春天模樣。」」

不，畢劍奇不再怕艾素丹了。這也許是任何別的姑娘面對着他哩。他正眼看着她，她的面龐喊道：

「你是什麼意思呢？怎麼，每個圓球都是一個蓓蕾，當它開花的時候，便像一幅笑容樣。棉花的每根纖維都像一道陽光樣——它使人心高興，驅散抑鬱，把冬天變成春天！」

艾素丹變得沉思了。她把碰到她胸上的棉花矮叢的一匹葉子拆下來，她心不在焉地把它舉到唇邊，吸着它的潮濕的難聞的氣味。於是她說話了，她的聲音現在聽來十分不同了，而且直達畢劍奇的心窩。

「畢劍奇，我時常聽你在會議上說話，在你作報告的時候，但是我從來不知道你能做得這麼好。你的語言又豐富，又美麗。你為什麼不寫詩呢，畢劍奇？」

「你是這個意思麼，艾素丹！哦，但願我是一個詩人，我便要唱棉花讚美歌——而且我要如何歌唱啊！我要把我的一切詩都奉獻給它。唉，它是什麼樣的一種植物啊，艾素丹！它應像嬰兒一般受人照料，受人撫愛呀。而且它溫柔得像處女一般。而且它是多麼難以取悅啊！就連頂任性的新娘，你無論如何苦苦向她求婚，她都絕不滿足，就連這樣的新娘都沒有它那樣反覆無常。但是這點你知道的像我一樣清楚——你自己不是在照應它麼？我們大家都照料着它，看護着它，熱裏冷裏，週年到

頭。我們日夜都想著它，因為它是我們的財產呀，我們的一切呀。」

艾素丹丟掉那片棉花葉子，狠狠地瞅著畢劍奇。

「關於我們必須加於棉花好多的勞力和當心，以及它是什麼樣的一種反覆無常的植物，你說得倒不錯。但是你的最後的話……。你豈不是說得頗嫌過分了麼，畢劍奇？」

「我明白，艾素丹。自然，糧食，果園，和菜園都是必需的。地裏長的一切東西都是必需的。但是事情是這樣的：棉花並不是到處都生長的呀。我們植棉在蘇聯佔第二位。假使你有棉花，你的糧倉會滿滿的，你的家裏會有金錢所能買到的一切東西。棉花乃是豐富幸福生活的保障呀。我們國家的太陽是豐富慷慨的。試看一看那些田地，看一看太陽吧！這片土地，假使我們好好當心它，會從每個矮叢生產像綿羊生產羊毛那樣多的棉花呀。……」

艾素丹微笑了，但是她的微笑本來總是使畢劍奇動心的，現在他看來卻像表示懷疑似的，這點卻使他傷腦筋了。

「什麼，艾素丹？難道你不相信我麼？」